

雒
閩
源
流
錄

從閩源流錄卷九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衡校

金賁亨

陳漢附

朱裳

張芝

寇天敘

曹深

李中

撤大經

吳穰

呂賢

毛憲

胡明晟

弟明通附

楊爵

楊繼盛

柯維祺

葉夔

高璣

薛應旂

王燁

吳汝憲

華明附

陳建

金賁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初從高姓通籍最後始復本姓中正德辛未會試至甲戌殿試歷任江西福建貴州三省提學官至副使爲人清粹醇和剛介端毅得於

天稟既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
語嘿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蓋踐履
既實德性堅定矣及畱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
書反覆潛玩乃知工夫過苦責效太迫反入于銳進助
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延平所謂灑然水解凍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
大抵主於崇禮教敦俗尚端蒙養維世淑俗之意惻如

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斥大僚之目祀鄉賢者黜無行士之夤緣援例者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瑩無渣滓特爲表章叅驗考證源流明揭書院中且疏請祀羅李二先生於文廟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繇究鷺湖異同之旨所以

開發成就者極其惓惓居家則百行純備鉅纖不苟後學咸稟其身教焉當是時新學盛行鄉人方假其名以張聲焰而汝白存誠守正一宗程朱嘗答應容菴書以觀未發一語爲程門相傳指訣極辯時說戒懼卽慎獨作一事看之誤謂戒懼比慎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而連引程子語以證之又作主一辯大指謂如昔人讀書不覺麥漂乃是心役于物不可謂一凡學者須是收其放心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與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與曰無適

主不往也曰無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
不足言一矣因自號其居曰一所學者稱一所先生所
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南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定海
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俱成進士立相繼其父
視閩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以廸諸生
當汝白致仕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洪謨重修白鹿洞
復聘至請主洞事以風俊秀因疏請特祠先儒吳與弼
及卹少宗伯楊廉以重抑中官吳猷被訴放歸先知漳
州府復芝山書院祀朱夫子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
配訂大成樂譜行呂氏鄉約每蒞一任於儒教多所修

明洪謨字宗禹湖廣武陵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

右侍郎壽八十二贈尚書

王中尚述古客金世龍書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

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人家曰此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愚按此書則汝白之爲學自登第後始固用勉一流人惜其諸父名氏無傳所學竟不可攷然卽其教亦可以知其學矣世之隱君子衡學而名不傳如金氏諸父者豈少也哉

朱裳字公垂北直沙河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擢御史

差巡山西鹽法拒錢寧差官市鹽疏奄鑑八罪以脫

同官王相于獄還朝諫止南巡數嬖人熒惑之禍嘉

靖初守鞏昌舉天下卓異第一以清苦特賜宴勞歷
浙江臬副晉藩伯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公
垂手續之曰如水清飢殺僮遷副都御史總督河道
艱歸起仍前任晉右都卒于官年五十八謚端簡

一作

端

性故質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少時自號安

貧子旣舉于鄉則曰堯舜君民孔孟師友所願也先
以御史按山東連旬茹菜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居鄉
時其妻就館公垂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爲傭也
自都御史守制歸寒約如素士居無賓堂土壁蓆門
自奉亦止一菜而知友服其無市名之意居官鑰戶

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益窮經探賾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具集中

張芝字廷毓南直歙縣人幼師邑博士海陽周成得聞性學時方童丱被服儒術造次不設媚容成重之呼爲益友弱冠舉正德進士授大理評事上章多見施行嘗因論事極詆奄瑾專擅罪狀已外補僉事艱歸廬墓起督學廣西爲一編書條刺伊洛微言導示教本務獎士節振集詬之風值蒼梧徭獍反充監軍討之徭匿深穴中乃以計盡其矢石舉種就俘尋得疾乞休不許擢荆南副使命下而卒年四十一無子

家故貧守官廉苦一介不取身沒之後夫人至仰給
縣官以佐食廷毓雅志師法聖賢欲以天下爲己任
其奏疏前後數十上皆崇論確議關國家大計有以
非言官止之者答曰一職所効有限言而見聽惠益
無窮他不足計也與蔡介夫楊方震友善及卒介夫
悼之曰廷毓死天下之人無福所著有宗祠考經緯
書易講草經世續卦及詩文稿大理廣西諸志行於
世

寇天敘字子惇山西榆次人幼卽不喜嬉戲五歲時
母病久髮弗櫛家人欲剪之謝曰是不可毀傷及卒

哀毀如成人禮長舉於鄉卒業太學與馬伯循呂仲
木崔子鍾切劘聖賢之學以躬行力踐爲本正德戊
辰第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遷寧波知府應天府丞
署府事時寧庶人反武廟親征驛畱都權嬖怙寵
提督江彬尤鴟張所過率以重賂免守臣亦諷賂之
對曰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罪何傷彬洵洵每務持迫
之子惇獨不賂且多所諫止每以事觸其怒彬令人
偵之迄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往謝彬竟不往其他權
嬖所需直卻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皆莫能誰何上
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卽得還惻子惇以無賂迤邐

于淮上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名目厚斂民而乾
沒其間駕駐畱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經畫而
民不知亦不病也治應天四年賑飢救疫民甚賴之
嘉靖甲申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撫治郎陽尋
又改甘肅甫蒞任邊警突至立命將出師斬渠帥脫
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遂振回人士簪蕃初
侵軼酒泉郡復譯文求和詞涉背嫚衆欲許之子惇
議當先討後撫則搤縱在我而不在彼庶可恃以無
虞又總制軍門欲遣使傳檄詰責土番送出哈密或
聽選擇一人主理國事子惇獨執不可以爲祖宗間

關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雖被占據猶我地也若廢置繇之則地彼有之矣豈春秋正侵疆之意乎況倉卒遣使而爲彼羈畱如國體何乃削去聽爾選擇立王數語卽付進貢回使持示之疏請御經筵親羣儒講求治道又以嚴清戎謹備禦廣屯種添京衛處物料增軍器分部官七事爲備邊要務皆請行之丁亥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守禦固原盛有斬獲捷聞璽書褒異加級厚賚戊子春會織造太監至行部之臣議奏罷之子惇曰意則美矣但初到遽奏恐卽不罷將益張其焰爾事各有機姑待之可也是歲大稔

陳乞廣捐糧額大發帑銀兼支引鹽皆得請喜曰吾
民生矣迺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手提其綱
簡庶僚而分任之所全活無算然後疏織造太監非
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果得報罷其精于慮事
如此歷遷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猶力疾上
疏極陳別善惡懸賞格諸方略竟卒年五十四性至
孝友在太學猝聞父病裹糧而馳歷六晝夜跋涉千
餘里抵家躬視湯藥疾遂瘳自是無離左右宦游所
在必迎養痛母早卒每言輒嗚咽忌日痛哭如初喪
高陵呂先生嘗稱其行已省身可與神明質而惜其

功用之未究

曹深字文淵南直歙縣人都憲南峰公子也生有奇質方四歲母沒卽知哀痛如十數歲兒稍長誦習小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周尤極愛敬周病嘗祈天請以身代父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求聖賢之學卽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內及爲舉子業輒出人意表弱冠游郡庠與沙溪汪以正爲莫逆交講學白蓮別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方知寶慶府屢奉書必勸以牧愛爲急無怵禍福又曰大人清白蔭及子孫後必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魁應天鄉試戊辰

成進士時宦官八黨方熾而劉瑾尤橫遂率同年百
人抗疏乞正瑾崇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
時方酷暑而素體弱自是益羸瘠矣已巳授南京兵
部主事於是南峰公卽以其往日所寓書次第授之
曰兒惟不忘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矣聞者交賢
之蒞任卽裁抑進鮮快船及舉行清理屯田數事部
堂甚器重之適汪以正卒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莫肯
往視文淵獨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
汪病亟泣曰吾僅一女奈何應曰當聘爲吾兒棟婦
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尋亦以染疫卒

于畱都官舍年纔二十九

李中字子庸江西吉水人遠祖有次魚者以道鳴于

宋南軒晦翁皆善之稱復齋先生子庸生有異質不
假訓習而穎悟絕人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
之不能窮入歲讀書忘寢家故貧早喪母束修不常

繼至年十四始授尚書習舉子業十九拜同邑玉齋

楊先生之門

玉齋名珙貧聾無子未嘗見戚容子聞
庸之母歐陽氏其甥女也因稟學焉

義利說始志於學二十四訪大父寓舍如隨州薦爲
增廣生又二年始受室無資市書一日見一峰文集
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旣而得月廩則以

分給鄉之寡人獨不假人詞色州守遣其子弟來學
意不合輒麾去之正德丁卯舉鄉試第一至甲戌成
進士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
月授刑部主事時武宗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居中
用事子庸憂之上疏切諫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
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
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
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于上地變
于下此道之不明不行繇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
其他指斥忌諱語尚多上覽疏震怒將杖之予庸藁

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救解得免逾月忽出內降
謫惠州通衢驛丞乃奉父至通衢關愛梅亭讀易其
中居三年病移長樂學官會陽明王公鎮贛州檄子
庸與王君思議軍事及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
煽搖王公問計子庸預策必敗引古爲證力贊其決
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敘語莫得聞世宗
卽位有詔敘復未行壬午擢廣東僉事歷廣西叅議
遷本省副使提督學政子庸憫俗學支離喪失其性
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璽書所載迪正道崇
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於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

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每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踰年丁繼母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任粵西人士聞者交賀歷遷廣東臬藩以平法革賂與撫按不協坐誣當罷朝議奏其廉節才望應畱用以責後効而時宰復以無關說爲慢竟謫四川叅政督糧儲初子庸在粵聞彈章欣然且歸答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予爲懲創則薄俗日流於苟媚世道何賴及是入蜀無悻悻意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

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
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叅
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阻乃
止明年告之兩臺不允丁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
自念方感國恩未可言私尋遷浙江按察使未上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
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
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創議增給爲定制歲大歉
蝗蝻且起飢者流離道路子庸會計郡縣不足乃取
泰山祠金以待賑命流民捕蝗子穀捕蝻數倍又慮

盜賊將熾下令郡縣募驍勇練民兵以備官軍所不
及河南關繼先者劇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
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脫去不能得遂
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繇燕入青
子庸授計部下設伏禽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爲功子
庸不自言辛丑晉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
江轉搬旣爲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獲罪乃命
自木門入庾次又令監視者毋先放衙毋使庾人侵
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明年卒于官年六十五子庸
受學玉齋而傳之門人羅洪先與湛元明王伯安高

汝白鄒謙之諸公皆有書問商略問學載集中嘗言
愛不足以盡仁惟公可以盡仁惟中可以盡仁說者
謂其真能識仁又言知易則知權而曰天地之用一
易也自然之權聖人之用一權也當然之易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說者謂其真能識權又曰生生之謂仁
存存之謂學則其言本體工夫一以貫之矣家居谷
平里學者因稱爲谷平先生所著有疏草目錄書問
詩文七卷行于世

朱學問答曰嘉靖甲午夏五月予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

日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歌喧但騁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

落奇功收一原曰祥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愚按谷平與學子論朱學至精至透足破影響之誣矣集中如答羅達夫書痛言慈湖掃蕩操存之害答鄒謙之書直辨大學古本三家之非正論鑿鑿皆一時藥石然予細讀其日錄間有自相矛盾處如云朱子之致知一向做向外面去又云慈湖看母意句有味故極得力母意便

是克已工夫豈當日嘗與王湛輩往來未免漸染耶抑亦未定之論耶其全集係羅文恭手編文粹則鄒忠介所定二公皆染新學故筆削未當然二公之能不盡悖乎正固以其淵源在此耳讀者詳之

撤大經字守道北直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人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走借于廣平崔尚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尋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李公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嘗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守道卽移歸守遣人謝之不去又召其弟兄再三

謝終不去其方介若此平生著述甚多皆未脫稿與士夫書惟勸以聖賢爲準歿年三十二

吳稷字舜鼎南直華亭人正德甲戌進士授金華府推官時章楓山先生家居講學嘗造請質疑以懲豪右拂上官意量移惠州又以逐墨令與直指左坐遷荆府左長史改徽府進賢王箴芸窗賦以寓諷久之致政歸隱東郊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誤報者令不知懸之榜乃往注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聞大愧親詣謝終不見也所著有皇明正學編史綱纂要破愚錄及自得園石湖宦游諸稿行于世

呂賢字宗器江西永豐人少補諸生博聞強記敦善行不怠藏修于鷺峰之東南木山不慕聞達及父終母疾遂自削學籍歸養於家母歿在殯舍人失火宗器伏柩號慟流血被體蒸燎鬚髯身不少卻俄風反移柩學使邵文莊公廉知之欲以奏聞乃列狀辭免治家遵禮不諂流俗時民間盛傳有神曰活佛自徽來以桃符談禍福如響所至爭具羊豕逆諸道左焚香作樂侈奉恐後宗器曰此非訛言必妖氣也力要邑人守正以待之其神寢滅里閭宴然居恒讀書期于涵泳得味尤喜吟咏客至鷺峰草堂輒與賡和有

詩曰讀書多過目養性欲忘年又曰不爲草堂無戶
牖孰知天地有鳶魚卒年六十一所著有皇極經世
律呂新書正蒙洪範諸解及鷲峰遺稿行于世子懷
字中石舉于鄉以學著而流入姚江

毛憲字式之南直武進人自幼端重寡言中正德辛
未進士拜給事中疏劾大臣怙勢爲奸利者數人內
外肅然又嘗申救諫官竇明極陳邊防軍政之壞災
異水旱之憂直言不避禍害尋以疾在告久之起官
冊使荆湘見民被水災卽具疏馳奏及論先儒陳皓
有功禮經宜以從祀會大駕西幸久駐甘肅人情詢

詢特疏請回鑒不報惟時儲嗣未建舉朝諱不敢發
首疏請建儲亦不報後武廟將回京有帑賜近臣式
之獨疏辭不受因謝病歸與同志講求理學考濂洛
關蜀論說同異會而通之大都以不欺爲主以恕爲
用以克己爲工夫然每以克己爲難自謂檢制二十
餘年褊性不能盡除晚年扁其書室曰三近齋蓋退
然以困勉自勵也其立身治家悉有規格歲時祭祀
一遵家禮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自以祿
不及親扁其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與人有要雖
風雨寒暑弗爽於朋徒死生患難之際情誼更篤郡

守陳實建道南書院延之主教一郡欽服稱爲古菴
先生年七十七卒有司表其里曰崇賢所著有諫垣
草古菴文集毘陵正學編毘陵人品記等書行於世
胡明庶湖廣羅田人嘉靖乙酉鄉試第三人成壬辰
進士甫試政卒于京平生孝友篤學精理數嘗取邵
蔡皇極律呂二書朝誦夕思章分句解或衍爲圖其
所自序又揭中與幾希盡蓋二書之旨書成名曰邵
蔡性理二書圖解併著有元溪集行於世弟明通幼
育於諸兄事兄如父領戊子鄉薦以兄疾不會試者
三科兄卒服衰經致其哀撫孤姪如子中有爭產者

出已所有平之學宗程朱邑中弟子多師之嘗語人
曰只此居敬窮理便可詣聖賢域除信豐令賑飢撫
盜民懷其仁保畱復任遷金華府通判甫一月聞母
墓崩圯嘆曰生不祿養死不表阡吾耻也遂乞致仕
家居儉約如寒士著有征邁集學者稱東郊先生

楊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
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
書苦無繼畧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挾冊
往意思欣然兄靖以掾誤罷法伯修徒步百里外申厥
寃遂並繫獄伯修從獄中上書詞氣激烈邑令見而奇

之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恭簡睇其貌行行如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旣察其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與楊椒山繼盛稱韓門二楊云踰壯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爲邑諸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客館有遺金者伯修守之客至持館人急伯修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伯修不允乃敦請過家止宿焉是秋卽以書舉第三人明年己丑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府餽贈俱讓不受

或以爲矯伯修曰彼雖以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
重天子使耶壬辰選山東道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
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
未幾母沒毀瘠逾禮廬墓三年服闋家居授徒講學又
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而目
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謂
內而腹心外而百體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
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妄翊國公郭勲爲國巨蠹所
當亟去二則凍餒民胥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
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

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卽
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疏入人皆
愕然上大怒卽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伯修
一無所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
御史風前此士大夫下獄未有下樞鎖者獨伯修身晝
夜樞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蓋貴溪翊國意也
戶部主事周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鉉相繼論救俱筆
死獄中人益爲伯修危之而伯修處之自若刑部郎錢
德洪工部郎劉魁吏科給事中周怡皆伯修同志舊友
先後俱以直言下獄相得歡甚然自學問勤勉外各相

戒不得言得罪事日與周劉切劘修誦不少輟繹四子
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辯錄及中庸解若干卷又
與巡撫孫繼魯取破碗書壁唱和得百餘首名曰破碗
集集中略無憤惋不平語友朋相喻身世兩忘如是者
五年竟不知其身在此縲紲中矣乙巳秋八月上以受釐
故放伯修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
講學舟中踰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
逮三人獄伯修抵家甫十日聞命卽日就道親朋揮淚
爲別伯修無幾微見顏色身幽圜扉者又三年丁未十
一月高玄殿災釋歸爲民旣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

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十九日卒于家
年五十七病革時援筆自志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
一等人教其子孫學者稱斛山先生嗚呼觀其前嘿後
諫移孝作忠處患不渝屢折不挫雖獲終牖下大節皎
皎良亦不減仲芳而臨沒囑子之言亦略相似所得力
于韓門者非淺鮮矣隆慶改元奉世廟遺詔贈光祿少
卿萬曆初補謚忠介

楊繼盛字仲芳北直容城人學者稱叔山先生七歲喪
母父賸妒使之牧仲芳從牧所見里塾學而慕之請受
學亦不廢牧十歲餘復喪父家日貧顧益攻苦耐飢寒

治經藝遂舉嘉靖庚子鄉試至丁未第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初與考功郎鄭公曉游議論相洽會關中苑雒韓先生爲南大司馬爰從之受樂三月得其數請手製諸樂器遂購刀鋸錘鑿與桐竹絲漆等物始製管而和次及琴瑟簫笙塤箎之屬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于韓先生曰未也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仲芳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人拜坐于堂上投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覺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先生大悅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

九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乎迨韓先生致政歸併傳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壬奇兵陣之學時代鄭公爲考功郎者吉陽何公遷結友爲五日之會會則論學終日仲芳與焉一邇會約力行之吉陽語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與進道矣庚戌冬滿三載考進京道繇山東謁曲阜孔林徘徊俎豆間久之登太山絕頂望雲氣慨天體之不盡益有志于學遷兵部車駕司員外時咸寧侯仇鸞有寵而驕倡兩邊馬市議將遣使矣仲芳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詔下錦衣衛逮訊獄具貶伏道典史至貶所日治典史事少暇則進邑諸生講學買

東山超然堂基剪棘立書院前爲講堂二進後爲享殿
中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周公右孔
子得十二人兩壁側以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
韓愈宋周程張朱五子及元許衡劉因本朝薛瑄配又
得十五人名曰道統祠俗尚佛事爲設諭禁革民初稱
不便久而化服縣旁地故多回人其子弟悉習梵典乃
召而約束之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俊者三十人諸
生日益衆無所得食爰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千
石而鬻所乘馬及婦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
于府以伏糧予之倣井田遺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

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
河之水以溉之教養並舉羗人日興起於學諸如開煤
山以給薪卻巡方之責褐皆功在地方居二年吏民愛
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驚敗罪至族上思其
言半載間四遷至兵部武選司員外仲芳心自計欲報
君恩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遂論少師嚴嵩十
罪五奸請召二王論狀抵任之十二日疏成以癸丑元
旦上已抵闕門聞上以日食之變怒逮靈臺官度與疏
意不協復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而奏於是嵩從
中譏之下鎮撫司打問仲芳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

易詞詔千杖百送刑部獄坐詐傳親王令旨絞仲若之
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又
謂勿怕笑應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裏
內畏嵩屏去藥食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
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咸爲戰栗仲芳顧自若
在獄三年將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乙卯十月晦
竟死西市春秋四十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子應箕曰後
十年可開也復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
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又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
平未報慙畱作忠魂補益首章以除奸之事望後人而

次章則以制作之才深自悼惜也寓意微矣仲芳篤于
倫理初會試下第當入太學有負笈費其兄患之乘仲
芳出而強夫人以八石穀廢箸姑聽之及游太學再試
居首多得館穀歸其夫人在家亦治農有秋仲芳始爲
酒召姻族奉兄觴請復其爨又以公車三十金助兄納
粟得散官曰吾道近可徒也赴義前一夕手書一帙諭
妻及二子勉勵苦節考究身心以至處分家庭曲盡人
情物理嗟乎從容如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矣隆慶
初卹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賜祠額曰旌忠所著有遺
集年譜傳於世其遺筆一卷梁溪秦松岱序行之又有

擬補樂經藏於家

益智錄云椒山勅嵩原疏中有冒功一款奉旨下部查覆武選主事王遠

履稿言嚴效忠鬼名實無其人嚴鵠黃口乳臭身未
履邊何得冒敘以叨世襲之典兵部尚書輩豹嵩黨
也見而令易之遂執不肖豹溫形于色遠曰公講良
知之學刻語錄負盛名若抹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
擲稿于地曰汝為君子豹為小人耳乃潛致嵩自疏
辭功而部疏不覆後豹以諛頌齋醮為世宗所厭斥
去之與枉為小人矣遠素與椒山交善左右獄中慨
然以其女許其次子應尾士皆義之迨萬曆初為戶
部尚書值議陽明從祀遠曰某曾司理紹興備知陽
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言此公一
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家無實學止以氣魄議
論籠罩從學者又曰陽明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
不足信大宗伯沈鯉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論定
不報聞臣申時行具揭以請上以中旨予之遠號繼
津北直霸州人愚按一統人物志何遷字益之湖
廣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著有古
陽集三十卷友問四卷又言其記問淵博多所超詣
喜談性命之學主於圓融應世余讀至此而心竊疑

之後見理學醇疵辨云世廟時京師靈濟宮講學之
會莫盛于癸丑甲寅蓋嘉靖三十二三年間也時禮
部尚書歐陽公德兵部尚書聶公豹吏部侍郎程公
文德皆以陽明門下主會氣勢赫濯縉紳得附以通
顯故京師學徒雲集至千人窮鄉下邑亦莫不口良
知而家心學丙辰而後三公或沒或去位其徒稍避
匿矣三十七年戊午何太僕遷自南京來復聞靈濟
講壇然其名位未足以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
賈介子某欲藉講學爲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閣
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患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
醉心尚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惛惛不開吏
掖而馳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
揖第擁而卽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
覘比曉輟講吏仍挾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事
也明日給紳會者闕然長安語曰此豈周穆王假息
而之化人國乎默而神遊此乃真學問矣聞者大笑
於是御史余珊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
手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
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爲他
岐之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之無君墨氏之無父也

設如此之人今世不少嘗見褒衣博帶高冠而義然者相率號爲道學倡引生徒號召黨與或匿跡于古僻幽深之寺或招搖于通都廣衆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欲持此以謀王猷斷國是害有不勝言者臣惟王安石文章節行高于一世非不可慕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于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斷自宸衷務爲區別申明聖祖學規之戒勅令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悉歸至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炫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卽毀其板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別而不淆矣余公此疏正當靈濟復講之歲其引安石爲喻自爲王學渠帥而發意不在附和之徒也然何吉陽在南旣爲五日會在北又附靈濟宮必其徘徊于正學新學之間而不爲一家定解者斯以謂圓融應世也乎况椒山先生慘死在乙卯十月晦此時天地方閉塞歐陽輩何以講學爲吉陽以戊午轉官入都不往招西市之魂而欲煖雙江之席何爲者也吉陽此種學問不痛不癢真鄉愿鄙夫一輩人肺腸在

彼不過欺一時之君子盜姓字于儒林初無少得而習之者遂爲人心學術之禍流染成風不可救藥菴其無忌憚之才雖出異端下而其混邪正之罪當在異端上宜乎余公憤然起欲一槩鋤斥之無分於首歟從

柯維祺字奇純福建莆田人弱冠中進士除南戶部主事時年二十六卽移疾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及門之士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纂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摭履爲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至於爲學次

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
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錄所答問釐
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
著宋史新編以宋爲正統以遼金附且升瀛國二王於
帝紀正亾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先道學於循吏以重
道釐複補漏擊異訂譌共二百卷閱二十載而成書作
史記考要十卷凡司馬之譏評爽實班氏之增損乖義
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
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
懼其遂湮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

莆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旣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別著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居常絕迹不入官府力耕節用躬韋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遇倭亂廬毀於寇鬻田以築小室日危坐其中接人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蹙然必爲之諱暮功不與飲燕口惟疏食菜羹而已卒年七十八學者稱希齋先生

葉夔字司韶南直武進人少力學好古甘貧守正正
德末歲貢授汝陽司訓以繼母年高乞歸當事不允
遽投牒而去歸臥一室銘其左曰不欺銘其右曰養
正嘗曰人於義理二字辨認分明便可上達多言無
益也居恒恂恂不能言語及忠孝節義則投袂而起
立髮灑淚干旄至門或不報謝事關風化則力請所
司如痼癥之切身必求其濟而後已宋末死事諸臣
未秋祀典奏記當路建祠祀之鄉先賢謝子蘭墓圯
勸義修葺仍置祀田若干畝晚自號存齋病革手書
謝上蔡人能充無欲上人之心數語曰此心學之要

也所著有元史提綱景賢錄忠義錄等書行於世子
金以乙科判紹興嘗從毛古菴纂毘陵人品記以卒
父志

高璣字齊之南直武進人少喜讀書精研理學每體
驗於事親從兄間而於程朱語錄擇其精要繕寫成
帙時時玩繹學者有問亦必以是示之家故貧居之
晏然於甘旨之奉必求無闕嘗有詩曰幹蠱真才子
言貧是乞兒孔門多樂地殫力任耕犁又曰一夢四
十年忽覺東方動宛見風光好只恐還是夢嘉靖己
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邑人禮科給事中毛憲等力

薦之辭以親老不就郡守連公盛遣學博詣門敦請
爲鄉飲賓亦不赴久之兄某卒于潮陽官舍煢煢往
迎不以遠憚也卒之日公舉入鄉賢祠

薛應旂字仲常南直武進人剛勁雋爽不苟雷同悅
俗窮達一致自爲諸生擅制義名尤攻古文詞淳實
典雅原本經術以貢舉嘉靖甲午鄉試中乙未禮闈
第二授慈谿知縣時郡守鄭方事苛黷仲常始爲令
銳志撫綏有檄下縣輒格不行守大怒一日仲常以
事入郡聞守欲窘辱之遂用奇自逸旋請改教時徐
華亭方督學兩浙能調護之守亦罷去及仲常改教

九江則華亭又督江右學矣檄主白鹿書院尋擢南京吏部主事轉考功郎中值掌內計分宜相憾給事中王燁令尚寶丞諸傑貽書屬以黜燁燁端士也仲常卽畱燁去傑而兵曹王畿方以周流講學獵浮名亦斥不少假分宜不悅竟用言者謫建昌通判歷遷禮部主事浙江提學副使在浙鑑明衡平士子翕然心服以過執忤時調郕延兵備未幾被察罷歸或曰亦出華亭意也洛川縣賚贖鍰千爲路費竟卻之仲常初從邵二泉呂涇野兩先生講程朱學後聞良知之說頗以爲快旣而見沿是說者多不掩言乃悟曰

良知之學原於陸子靜陸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朱學
孔子教人之法也遂著考亭淵源錄自此議論一軌
於正雖邪說之徒多側目爲誣詆弗顧也家居垂二
十年未嘗釋卷耑勤著述每一書成凡幾易稿皆手
自抄謄點竄未嘗借力於人著有憲章錄宋元通鑑
甲子會紀高士傳浙江通志薛子庸語四書人物考
等書行於世二泉先生旣歿人有謀據其故第者仲
常不避怨禍慨然白于當事偕同門莫同華雲輩卽
第爲祠以拒絕之無錫顧憲成允成兄弟少以制義
來學攜草蓆設拜禮甚恭仲常特器之呼二孫敷政

敷教出見定交後俱成進士相與論學東林並稱名
儒蓋自二泉之歿幾及八十年爲萬曆甲辰而後東
林再開樞其中者實惟仲常焉學者稱方山先生
王煒字韜孟南直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程
度力學勵行中南畿鄉試第二成嘉靖乙未進士爲
吉安府推官治獄明恕以理勸導訟者皆悅服而去
秩滿遷南京給事中數言事初張永嘉諸人以議禮
合上意驟見大用于是上畱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耕藉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遂
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

閤中年上畱意禱祠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
尤極佞巧而費家者宏之弟逆濠之姪也以不附結
濠頗得時譽而名位旣通故撿盡失三人者韜孟皆
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直併及其子世蕃時嵩奸未
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韜孟在吉安蓋得之先
見而所言又曲中其隱欲朝廷蚤斥遠之勿使得政
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例轉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
任滿赴部逾限奪官出嵩意也遂著爲例未幾疾卒
韜孟事親孝然有弟惡于象慈弗可感嚴弗可繩至
死鬱鬱仕宦有年貲產未嘗少益婚嫁葺廬多稱貸

于人邑令來問疾見蕭然一榻布被蔽體深嗟重之
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
傑谿田馬理銘其墓學者哀其遺文名爲樗菴先生
集刻傳之

吳汝憲字道卿南直無錫人自少樸茂方正言笑不
苟師事邵文莊文莊器之妻以女爲諸生試有司不
利文莊欲爲之援引道卿執不可遂謝去其兄嘗以
事繫獄恨不能卽救亦自囚一室藉草食糲一如獄
中人勸之輒泣俟兄得釋而後出常守宜賓王公誕
敷聞其名以淵明乞食魯兩生不肯行二題請著爲

論援筆立就王公讀之擊節不已請見亦不往自是三十年不入縣郭邑令每行鄉飲酒禮輒致詞延之後先十二載皆不赴治家嚴而不苛訓子弟惟務孝弟勤儉師法古人與人交洞徹肺腑存心忠正不欺屋漏屬續前一日以存天理三字諄諄爲後人申囑卒年七十五友人私謚曰貞簡先生其同門友華胄字世卿舉鄉試早卒論者謂世卿清恬溫粹貞不絕俗似管幼安道卿愷悌雍容和不徇物似黃叔度雖歿壽不齊各有文莊之一體焉

陳建

號清

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朱儒陸九

淵於孔廟時清瀾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
學脉日紊乃發憤著學部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
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于橫浦證變派于江門而中
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自
序曰朱陸之辨近世造爲早晚之說謂朱子初年所
見未定誤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與之合其說蓋萌
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
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晚年定論後人不
暇復考一切遽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
彌縫陸學也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

而有味於陸子之言陽明定論序謂晚年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皆矯託推援陰謀取勝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借朱子以譽象山挾朱子以令後學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也如答何叔京書熹奉親遣日云云道一編指爲晚合象山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按朱子四十歲方寸視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視無恙時所答朱子方三十餘歲與象山猶未識面何得指爲晚合定論耶又答何叔京書今年不謂飢歉至此縣中委以

賑糴之役後言守書冊泥言語自誑誑人之罪不可
勝贖云云考年譜正在是年皆四十前事至淳熙已
未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答張敬夫書在論孟
集註未成之前何以爲晚合刪去學庸修過以下二
處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答黃直卿有向來
定本之誤非爲著書發也蓋論教人之事有定本云
爾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陽明矯托以爲悔集註
諸書之證大乖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之語道一
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假子壽以遮蓋象山誑甚按
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斥其非此早同晚異之實也朱子初年叅究禪學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中年私嗜象山疑信相半晚年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於是排陸而一意正學云紹熙三年陸子五十四歲卒於荆門軍計至朱子率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旣罷曰可惜死了告子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象山櫬至朱子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繇聞甚可傷見其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耶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已耳又曰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

道無繇得明建按傳習錄答門人問格物之說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建爲此懼廼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十年作學蔀通辨十二卷垂十萬言云云厥後萬曆中羣惑猶不解慕崗馮氏乃以是書重鋟諸木屬涇陽顧先生序而

傳之

書聞發志正嘉間有邑令聚諸生講新學欲講於先賢祠院則疑其所講之相戾也廼舍而之

邑之紫虛觀諸生詹渭者賦一剪梅詞以寓諷有老君在上笑吾儒得罪程朱玷辱程朱之辱令志

曰爾有一剪梅吾有三等簿遂以事誣申學使點
之謂復大署縣壁曰一剪梅惡邪亂正三等簿假
公行私後學使知其屈移文來復愚按故明中禪
士大夫緣論學不同激爲玄黃水火殆徧朝野矣
詹渭以一諸生見嫉于邑令若此無怪乎荆川方
山分祖龍谿遂致反唇敬菴復所同宦南都而起
口語且並以蔡典逞禍也此等雖由旁人釀成乃
客氣用事在君子豈得無過呂涇野口不同乃所
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尤西川口不有益於
彼必有益於我講學欲以何爲而必欲其說之自
我出乎兩先生爲此言非效子莫之執中只要彼
此融客氣虛心觀理耳如清濁辨未陸本先同
後異未嘗早分晚合雖使陽明復生無象可置要
之此書可與知者道而不必強不知者之寓目益
恐以水沃石勞而無功從來
敬敷在寬太着急不得也

雒陽源流錄卷十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衡昌僑校

鄭世威

吳文光

張基

周思兼

萬思謙

陰秉衡

謝憲

王樵

李經綸

唐音

溫純

王之士

章潢

鄧元錫

東桓

朱鴻謨

范涑

呂坤

余啟元

徐三重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生而端默寡言弱冠舉嘉靖己酉鄉試第六人已丑成進士會臺臣缺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中孚曰才脫章句遂微司耳目無論

躁且虞曠也初授戶部主事丁外艱起除刑部出臬廣西廣東又臬江西浙江官至刑部侍郎其臬江西時適夏言入相兩臺藩臬詣第修謁率由掖門進中孚呼聞者叱之相國尊奈何令邦大夫縮縮而還趨亟還吾刺去聞者錯愕闕中門中孚乃入汪巡撫玄錫偕言有事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比視其祝詞相君祈嗣耳怫然語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言有疏聞強之署名堅不應已叅浙藩言再入取道武林諸大夫皆郊迎中孚獨否言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覲其從諸大夫續來卒不至言憾之欲中之計典不果旣

復以倭亂希指者妄劾會言敗得免後再以臬副蒞江
右而嚴嵩繼言柄國勢益張其族黨競豪所司不敢問
中孚數操三尺繩之不少貸或持嵩書至屏弗視嵩父
子啣憾更甚於言矣尋轉四川叅政自念嚴氏終螫已
遂投劾歸歸十年而嵩敗起南京通政隆慶元年擢僉
內臺陟南少宰入爲少司寇有詔採珠及珍石疏乞納
忠諫崇節儉不報卽稱疾乞骸骨懸車後環堵蕭然薪
粢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僅留二三蒼頭習耕者躬爲
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客有修謁者遇之田間授
以刺曰爲我通主人翁姑諾而入頃之衣冠出肅客卽

向通刺者主客相視而笑然留心學問不欲以氣節自見學以濂雒爲宗躬行實踐抵排異端於今儒中尊河東而斥姚江故受知於華亭徐公其脫計典亦華亭力也及華亭欲祀陽明于文廡獨力爭其不可議遂中格後至萬曆十二年申吳縣復蒙華亭之指以請廷論終未協竟以密揭得之而中孚亦於是歲卒豈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耶說者謂中孚初不以華亭故少屈而華亭亦不能遽奪之其成案百世不泯也中孚遇人至誠不欺當官務爲節愛在比部讞陝以西獄平反百餘人在浙江條畫鹽法減無名課數千緡在江西議清贖

餒備庾賑宦轍所至皆有惠政卒年八十二賜祭塋給事中陳璧疏請賜謚下部議閭諸生數千人請祀于郡學邑父老復以爲言因兩祀之所著有岱陽彙稿長樂乘年譜經書答問十卷行於世學者稱環浦先生

臺山葉氏

曰司寇之學近則宗河東遠則宗考亭宜乎其與文成左也夫文成獨行其是而僞者逃焉欲胥世而爲文成漢則滅頂淺亦漸裳豈非一時風尚使然哉司寇內繫心而外繫行力排羣議卽逆知已而不卹此豈苟焉而已者尊躬行者首河東茲爲司寇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訓在與其獨創無寧祖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司寇說也

晉陵吳瑞登題陽明王公傳後曰或以文章氣節動業爲公誦而除却講學便爲全人先生獨願講學今考之救戴銑忤劉瑾氣節顯矣平寇亂擒宸濠勸業著矣自泰疏之大以至序記之多文學雄矣而講學

一節獨宗象山獨誣元晦獨服膺地藏鐵柱異人之
教孰迷於格致知行之說者何耶蓋先生天資甚高
氣象甚大而議論甚宏偉故資美者盡爲所驅而不
自覺悟至於今方熾而未熄也知行合一宗之於陸
而以爲卽知卽行然又自以爲知者行之始行者知
之成則且分而爲先後矣格物之說宗之於陸而以
爲格其不正然不知格物既格其不正蓋不必復言
正心其不可以此爲訓矣至致良知之義又爲牽合
不倫孟子言不慮而知爲良知又必兼言良能太學
言致知在格物而原無良字今舍良能而言良知增
致知爲良知且自謂得千古聖人未發之旨特其認
心爲知而不知認理爲性故以爲心卽性而以窮理
爲外曾弗思物雖在外而物之理則在心以物之理
窮之於心而以心之理窮物之理正是不分內外處
乃惟事內而遺外而以窮理爲支離抑舛矣噫惟以
窮理爲支離故蔑視六經於夏商則曰不合於周也
於周詩則曰非孔門之舊本也於春秋則曰其寔皆
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煩也信如斯言
只求之一心而自足矣何以六經爲乎噫先生之學
真至簡至易矣然古聖人百致殊塗何爲而贅贅哉

止程朱之學象山非之草廬非之猶明以爲非也先生定論編以蚤年爲晚年以晚年爲蚤年明若爲朱子分疏而其實陰壞朱子不有整庵清濁考其年譜先後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乎余無暇屑屑徧指其言只據象山沒後朱子所議則蚤與晚曉然辨矣噫詩與春秋尚以爲非孔門舊本爲魯史舊本則朱子之定本增監本之無而爲有又序中改定本爲舊本夫何怪焉聞之先生嘗語胡公世寧曰公可惜不會講學胡公答之曰公可惜多此講學由是觀之必講學而不誣前賢斯爲全人先生非多此講學也多此講學之謬而已矣

吳文光字有明南直婺源人穎悟絕倫讀書五行並下年十二學使者拔居首破格授增生舉嘉靖丙午鄉書五上春官不第除應山令初至邑方大旱悉力救卹以撫字爲催科令民自輸自封縣官洗手以臨

之會封景籙就國費煩差擾督檄旁午爲之量加裁
節境內晏然有婦姑訟者有明退而閉閣思過動以
至情感泣而去性不習婢阿偶中蜚語竟拂衣歸絕
意不出日與洪覺山垣游讓溪振得講學議論宗紫
陽時新學方熾或譁之有明曰我不敢爲考亭罪人
尤願爲陽明忠臣也所著有尙書審是十卷感興詩
解一卷祀禮從宜一卷門人答問錄四卷論稿四卷
文集十卷晚尤好易撰周易會通學者以其會道之
源稱爲一源先生

張基字德載南直吳縣人嘉靖庚子舉應天鄉試例

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欲爲之地謝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歸屬疾久困醫藥間
怳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已之學病亦尋愈已而念大母且耄遂逡巡不赴公車亡何大母卒其父亦卒
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一步不忍離母側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
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進之湯粥滌灑非親調不薦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益超
詣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帖

席歲大禋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役族
皆赴行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于
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益削矣頗諳內養體氣克益
忽一日顧其子曰爾行何日得歸吾且有遠行遂爲
日期之子大駭如期而至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
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遂瞑几上手書
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九德載之學蓋自
敬入故其自號曰敬塘居嘗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
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
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錄爲四勿翼云崇禎初以

新典追贈翰林官謚靖孝撫按以下各助帑祠祀之
周思兼字叔夜南直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知平度
州值大祲徒步行賑且設法撫定隣民之掠食爲亂
者遠近悅附擢工部郎督賑清源河將決募民囊土
築隄隄成三日秋漲大發民賴以全出爲湖廣僉事
有五將軍者席藩封探丸殺人遂縛其黨置之獄五
將軍臂七首入因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爲足下百口
計足下乃爲此曹死耶立卻之而條上其罪詔置高
牆其所奪田宅子女悉判還民丙午以疾告歸朝夕
端心問學與同邑陸宗伯平泉西吳唐比部一庵相

切磋惟務返求爲己以徇外爲人爲耻嘗自敘中年
多疾始知學道有所聞見恐其遺忘輒手錄之以備
諷詠然舉筆時卽欲構思語言而爲外徇人之私乘
間發焉非初志也朱子詩云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
斬斷爲人機吾欲斬斷此機宜如之何謹之密之勿
以示人可也歲甲子補浙臬旋改爲督學使不赴是
歲五月卒年四十七叔夜雖與龍谿楚侗及禪客往
還而信服程朱獨有確見自云某若非旁求顛路而
歸豈能心服朱子之高又曰陸氏之論驟而聽之似
若可喜以身體之茫乎無所用意者治心之要別有

其道而未之顯言耶抑朱子之學真有所依據而未
可忽也可謂擇之精矣學者稱爲萊峰先生私謚曰
貞靖所著有學道紀言五卷家訓一卷行於世

萬思謙字益甫江西南昌人嘉靖間進士繇縣令入
爲曹郎久之遷光祿丞以長揖忤太宰外遷四川布
政司叅議積官至福建左布政南京太常寺卿時江
陵奪情譴逐諸言者益甫貽書令召還言者輯和羣
情竟坐忤罷歸生平慕道甚早謂學術當以宗孔爲
本後來支分派別各是其是未必盡符聖人初意內
則研窮淵微淡不可窺外則儉約自持蕭然四壁至

身沒之目無以爲殮諸鄉人醵金壽棺以助之
陰秉衡字振平四川內江人隱居潦園作文翰樓貯
書千卷手不停披口不輟吟平生著述惓惓於天理
人欲邪正異同之辨嘗叅酌朱子家禮爲陰氏慎終
錄及婚禮節要鄉人呼之曰陰孟子

謝憲字汝慎廣東歸善人不事藻飾癯然鶴立事父
母定省如禮無私財游邑庠矢志聖賢之學諸生皆
尊事之歲薦至京卒業太學歸則築室以居葛巾木
屐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至暮而返其學一稟程
朱而多自得嘗於臺畔折竹枝濡赤土註易訓友人

葉春及受而錄之名周易竹書

王樵字明逸南直金壇人憲副祀鄉賢臬之子留思經術注力躬行登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使蜀使代却餽遺不受負廉望冢宰欲識之終不在見遷刑部主事日讀律弗輟嘗歎曰士大夫專以留心案牘爲俗吏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食官祿受成吏胥謂之風雅可乎數以執法與嚴分宜抵牾出爲兗東道僉事值歲大祲奉詔行賑嚴督屬吏躬詣村落人覈之里胥奸不行民賦實惠引疾歸十四年不起萬曆初起分巡浙西入爲尙寶卿未幾御史劉臺極論張江陵罪禍不測上疏請全

諫臣以安大臣觸江陵怒卽以星變自陳歸里江陵敗
起鴻臚寺卿謂上淡居獨斷非所以振國勢而收人心
疏請勵精聽納急宗社大計歷太僕光祿大理卿少司
寇南總憲致仕明逸素恬默簡於酬對接大僚頻笑無
所徇至與之談經學及星候則斐亶不倦林居謝絕交
游閉門獨坐手未嘗釋卷窮經考義字比句櫛浣衣脫
粟糗邀如寒士徒步里中逢負擔爭道無忤容卒年七
十九贈宮保謚恭簡嘗作學記曰明道先生所謂正學
者以爲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要在誠乎身而

適乎世用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具有節序愚以爲師
以是教弟子以是學然後可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
務而興太平公卿百官皆得其人如其不然而卑者溺
於章句高者驚於懸虛經賊文妖如晦庵朱子之所斥
勤一生以求道而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肆詆焉如近
日整庵羅公之所言是謂教非所教學非所學一旦居
於民上非舉其弁髦而盡棄之則以其學術爲人害也
謂如父母師帥之義何哉願吾黨之士勉焉無蹈斯戒
蓋洞鑒學弊而訓勸之至也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
記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編方麓居士集讀律私箋等書

行於世子肯堂登進士入詞林歷大叅負氣敢言好奇
博藝亦著有論語義府尙書要旨律例箋釋念西筆塵
及醫科證治準繩類方等書至今人購重之

李經綸字大經江西南豐人生而岐嶷有文在其手
墳起方如印章好讀書以明學爲已任游邑庠赴鄉
試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
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
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謂賓興何於是制
少寬久之不薦廼棄業而大覃精於六藝作詩教考
禮經類編二書義例悉先儒所未發時王湛二公以

論學名世標古本大學爲教宗天下靡然從之大經
弗是也申程朱之意爲辨作衛道錄及大學稽中傳
其略曰晦庵之論格物也大而寡要是見條目知行
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
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
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謂敬其
修身之始事乎以歛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
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
不知誠正修之卽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
其言窮理也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

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卽可以擴克知
識則信已不求中之病根也然猶未以明善爲非也
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
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
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
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卽明德正物卽親民也是知致
力於寔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
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
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物
當然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

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戈曆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斲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能備矣傳是以教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

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于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已盡人盡物以達情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于是乎造爲典謨爲訓誥爲禮樂文章以化成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

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之心之良莫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夸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日良知卽聖也吾心之中正卽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序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稽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他所作誠意原正心原修身原諸篇間有語疵故不錄大經

既遽詣于朱學殊自喜以爲繼往開來在已也念時
無知者會羅文莊欽順著困知記闢王湛甚力辨心
性之異以爲是儒與禪之所從分與大經說適合則
大喜亟走書陳所學正之然羅公名德碩望方恚時
學好招徠引取峻自防檢不輕有容接而大經未一
面輒以書辭文幅尺過倭沮抑之乃大失望走南都
謁黃祭酒佐以稽中傳爲贊頗見容接亦不甚異也
其後倭寇南浙閩天下洶洶益憂憤以爲是司兵者
過則又條時務七事詣撫巡藩臬獻之竟不遇行詣
越道中暘而卒居恒矜莊好禮學潛谷鄧氏嘗與之

游謂可與定禮而悲其性剛果詆近學太過以自取
困蹟爲之立傳

唐音字希古南直武進人少多病父令棄儒業醫顧
晝夜刻厲不肯廢書性狷介於義利大閑辨之井然
而絕不見圭角與從父荆川公同塾相勉學以朱子
爲準的聞鄉先生毛古庵講學輒造其門又聞魏莊
渠先生講學吳中往受業焉會領鄉薦當對公車竟
謝不往以方專於學也讀書必反覆玩索推求古聖
賢心於千載上卽兩先生言未愜于衷不強唯諾必
明辨審思期於有得而後已後就雞澤令仁煦義決

務爲民恤力紓財未嘗以上官意指文法緩急爲向背趨舍在任二年請去者三一以上官議督民買馬一以上官爲要人建坊一以上官欲脫巨奸于獄卒行其志弗爲稍屈由是上官莫不愧避之矣一日督學使者至廣平集諸生于學宮謂之曰諸生何從學聖人乎學雞澤令卽是其見重于時若此尋以疾卒于官無以爲殮諸監司部使者賻之其子一磨循父志皆不受著有文集廿卷行于世

溫純字淑文陝西三原人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隆慶朝爲給事中屢上直言時高新鄭當國出爲外

藩告歸及萬曆初起官太常卿復與張江陵相左告
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講關閩之學因自號一齋江
陵沒起復晉理卿累遷至總憲抗疏諫礦稅不報遂
約諸大臣伏闕泣諫上震怒問誰倡者對曰臣純也
神廟爲之霽顏妖書事起給事錢夢臯受沈四明指
欲陷少宗伯郭正域正域先以楚事去官而或誣沈
歸德匿之事叵測淑文力白其誣且言楚宗無反狀
守臣文致之以爲楚王地耳時淑文奉命掌內計竟
斥夢臯而調鍾兆斗于外皆四明私人也二臣尋被
中旨留用延論譁之二臣乃借楚事訐奏以自解于

是少宰賀燦然兩拜之淑文致仕歸前後三忤執政
大節皎然

王之士字欲立陝西藍田人父旌官代邸教授明理
學有語錄藏于家欲立幼承庭訓七八歲卽知學教
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爲諸弟妹誦之長治大戴
禮兼通易爲諸生有文名嘉靖戊午舉於鄉累試春
官不第幡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
生華藻奚爲遂屏去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
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坐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
牀纍纍尚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

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呂氏復
出感慕執經者履滿戶外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
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
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昏喪祭禮久廢每率
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於是藍田民俗復興萬曆
甲戌病痺屬哭毋過哀步履愈艱終喪而聞道之心
愈篤謂非博取遠游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計偕
已卯遂復如京是時欲立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
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卽時貴戚
談及二氏輒正色拒之不少假旣而假道鄒魯瞻關

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
動海內秦關其自號也歲乙酉德清許敬庵先生督
學關中會講正學書院故與欲立稱同志友因禮徵
至院爲秦士式秦士莫不興起復南遊講學出武關
浮江漢而下迂道江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
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又東渡淞水見許
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多從之游生平篤于倫理丁
內外艱毀幾滅性處兄弟怡怡未五旬失偶鰥居終
身其於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事家而好施
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

名臣言行錄 卷之十
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田義倉卽計畝無多寔貧
士所難居恒晦迹却掃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輕謁
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己丑
秋二子宗容念父疾客久肅迎歸庚寅八月卒于家
年六十三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枉史王公以道相
繼論薦趙疏海中三逸謂新城鄧元錫安福劉元卿
及之士也請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下廷議具
覆詔授國子監博士除日至卒四越月矣所著有理
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
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正學筌蹄闕里瞻思關雒集

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四大家
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並行於世

章潢字本清江西南昌人操履純白學問淵淡早失
母事父盡孝待弟盡愛感激弟婦樊氏亦成節婦與
媼母相依茹苦孝友貞節萃于一門萬曆壬辰聘主
白鹿洞書院有爲學次第八條以教學者時論擬之
胡敬齋云與新城鄧元錫安福劉元卿並號江右三
士關中王之士敬訪之結交而去南昌守臣范涑特
疏薦以爲徐穉之侶乞賜登擢上可其奏下詔徵焉
著有手錄圖書編四卷凡天文地理人事禮樂刑政

邊防河道以及兵機曆數巨細畢具又著大中本言

周易象義春秋測義皆獨抒心得學者稱斗津先生

愚按江右三才齋谷學最正斗津次之若蘆溝則
純乎王學也當時諸儒之學難遠強同人亦兼收
之有如此斗津嘗謂心學之謬曰學不本諸身心
性命而祇尚記誦博洽以相高者無足論也然仲
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
文學也故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
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
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
任振悟頓領修標立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
立跡聖位不曰卓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
吾心之註腳而習其教者亦思說侮聖言悖聖道
始不可救藥矣我朝本以崇經造士益將涵養于
中正純粹之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
習舉業者所著反有連馬牛駭其則獵戰國策士
之雄談及空門之語柄以爲揮孔孟指趣杞人之
憂豈徒壞士習已哉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

神心學者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卑提直指
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靜功所證者真詮內典
欲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
而土苴之矣雖然經書自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
莊誦聖經賢傳而抽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尚
友多議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
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今夫窮經不特可適用也
實爲明體之證學古不特可入官也實爲入聖之
資是窮理多端而惟窮經爲尤要苟曰不然試觀
千古曾有不明經典之聖賢哉潛谷則又明言曰
王文成一出雖初學者皆藐然有輕朱之心其雄
傑者自以玄解捷徑超然獨得寔沿文成之習而
忘其所由來一毫初非自得也文成有詩云影響
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躋鄭于朱加以影
響二字排詆已甚至此其弊于楊墨曾見蓮守矩
矱之士反蹈無父無君之罪乎又云溺于見聞導
奸滋僞吾觀陽明門下與今百年流弊則口舌機
鋒而踐履多慚者往往有之若伊川晦翁之徒或
有拘守矜莊之過正無奸僞之弊也先生存日曾
覺門弟子有空談玄悟病端頗爲致戒迺以此題

歲前賢殊非前賢所應受則無乃後快勝心良知
猶有或掩之處與于偶唱和以掃調詰無伊周之
澤有存吾易犯之功謂之異端則不敢謂之正學
又未安皇明書列薛文清輩爲道學別王門爲心
學其謂是耶兩公持論鑿鑿而渣滓正
犯之名爲三士學分兩途不可以無辨

鄧元錫字汝極江西新城人生而穎特甫五齡塾師
試以偶句云步武有人當道可翻桓典馬立應曰惜
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鞭自是志廣莫羈喜博觀羣
籍比十五父南山翁疾革拊之曰吾將逝矣兒幼志
未定學業其弗克終乎汝極聞言潸然淚下跪前拜
復誓必成父志及父卒哀毀幾滅生杖而後能起時
大母及母愛獨至汝極出而講業入則侍養無少曠

年十九游邑庠會近溪羅公倡陽明之學於邑之僊
居聆講者數時復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證此學嘉
靖乙卯領江西鄉薦第三念太母春秋高因輟北上
之轍邑令具路資勸駕謝不受復走吉州就學於東
廓鄒公鄒公手書曰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克拓
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辛酉冬太母強命應
試始游京師與高安傅愚齋陝西王秦關相切劘時
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
六藝皆桎梏也汝極獨憂之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
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日早起羣諸生靜坐令收攝放

心至食辰次第問當下心體如何及門彬彬各有造
辛未撤所居室爲先祠春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日有
叅朔望有祭忌有饗修義田以供祭祀倣古社倉法
以資鄉民壬申承太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程喪
一循古禮不用浮屠居聖室旣葬廬墓三年甲戌母
復卒居喪如喪太母時丁丑三禮編注繹及函史上
編尚書毛詩繹春秋通成稚川王公見而歎曰天人
古今之統一以貫之矣序而鈐行之名曰潛學稿戊
寅繹易于廩山己卯五經繹及函史下編成時敬庵
許公爲郡守命五邑士就學復延至盱與論學甚契

至以程伊川目之戊子南昌郡守范涑列其學行與
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並薦于朝已而南監祭酒趙
用賢請徵元錫如崇仁新會故事旨下吏部檄籓司
起送部試有司臨門者再汝極乞養病未赴已丑貴
州侍御少拙王公奏曰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
進賢致慎於其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
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
祿常例引致者也吏部奉旨問病痊命起送如初汝
極復具疏辭時年六十餘矣壬辰直指秦公再題請
吏部具復上遂以翰林院待詔徵之汝極念上以官

召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乃抵僊山辭太母墓而
後行卽日與丘厚山及諸友論學竟日臨夜作書及
格物說復敬庵許公忽疾作惺然兀坐炯炯自覺歆
然無復餘羨明日力疾草疏謝上併答郡守路公書
語不及他恬然而逝萬曆癸巳七月十四日也年六
十五汝極爲人嚴毅超卓明敏博雅篤孝疏榮始終
高尚巍然以其學砥立於堤潰瀾翻之會是難能也
已晚自號潛谷旣卒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

束桓字子威南直丹陽人隆慶戊辰貢士授寧州判
州迫洞蠻乃身歷其地戒毋剽掠賊咸戢服守將倖

功請勦爲力爭于督府督府已聽前議以會勦上聞
又心折于威之言別疏請罷兵而移罪有司悉左調
子威亦調膠州兩視高密卽墨篆數會諸生講學不
追逋賦上官檄索無礙錢糧申稱賦役有成書徵收
有實冊安所得無礙者雖報可而心鄙之卒罷歸時
丹徒殷德遠士望居曲阿月與爲會其論學以孝弟
求仁爲本敦樸存誠爲務興起後生至老不倦學者
稱懷玉先生而德遠以孝行超貢三任學博其所循
則龍溪近溪之緒也門人任光祖最知名有希顏手
抄藏于家

朱鴻謨字文甫山東青州人生有至性五歲喪母哭極哀十五補郡庠督學穎泉鄒公奇其文延入衙齋讀書會奉詔考拔貢心屬之屆期不至後問故對曰其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名隆慶庚午舉鄉試第二辛未成進士除吉安府推官以最擢南道御史方兩月間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於廷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草疏申救江陵欲逮之中解以嚴旨勒回籍遂隱于朱家莊日與馮孝廉受甫講析天人經史之蘊諸當道名人不得一望顏色居七年詔起故官巡按江西雅勵風軌默持大體戊巳間歲祲疏請蠲積

逋減審額俱獲允行晉光祿少卿轉太僕以會議與
重臣忤拂衣歸既而起大理少卿擢僉都御史提督
操江巡撫應天時倭事告警當事者多屑越帑藏爲
備倭計文甫獨命守要害飭兵器戢奸徒不妄支一
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憊久安之赤子乎久之倭
寂然吳民不困召爲刑部右侍郎守法公平推少宰
又推少司馬不果用歲戊戌卒貧不能具棺殮諸大
僚醵金共助之其爲學一主於誠處屋漏儼對大廷
待公卿至走卒無飾詞尊濂雒關閩矩矱如護要領
視世之新學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

嘗與其門士鄒爾瞻譚輒動色相戒曰吾生平於此
理校勘得淡吾心不動久矣子無爲所惑蓋重箴之
也爾瞻不覺下拜初中會試出趙文懿之門於文懿
論國本及救郭侍御皆密有奏記而不欲以文懿顯
名及旣沒始有得其稿者善不近名學惟慊已若此
受甫稱之曰篤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似
楊斛山經濟似劉忠宣云

范涑字原易南直休寧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南城知
縣行取爲南刑部主事歷南戶部郎中出守南昌累
遷浙江按察使轉右藩再轉福建左藩素持清節不

乏擔當歷任中外孤介寡合翩翩自成一家雅尚理學在南昌疏薦鄧元錫章潢劉元卿三士乞賜登擢上可其奏嘗作休寧理學先賢傳於宋取程文簡大昌吳文肅倣程勿齋若庸於元取陳定宇櫟倪道川士毅於明取朱楓林升趙東山沔范雲溪準汪仁峰循共九人而黜程篁墩敏政論者稱其綜核嚴正所著有范子咷言晞陽文集及朱子語錄纂述行於世呂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萬曆甲戌舉會試繇吏部郎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注考失

實也因申嚴薦舉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
召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會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
弊政累累數千言內言廢弛壅蔽之患有曰祖宗以
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
事嚴肅誰敢興邪起妄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
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且章奏強半留中萬一有
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
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
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
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會極門轉發各司

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無欺蔽而作奸之人
心收矣神祖得疏雖未卽行而心亦感動時鄭貴妃
擅寵叔簡刻閨範四冊以諷之其書傳布漸廣戚畹
鄭承恩復刻閨範圖說實不相關而科臣戴士衡者
指爲逢迎希冀叔簡因疏辨曰昔漢劉向作列女傳
以獻成帝歎賞臣之閨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依
劉向意本關雎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進呈何所
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溫答謂此不必辨其後
造妖書者尙借以爲發端然列女傳之作寓刺飛燕
今叔簡疏稱體依劉向其爲規切而非逢迎固章章

矣叔簡既被謗屢疏告歸閉門著述若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身家衰盛循環之圖及筮仕要訣刑戒三十七條慎罰十六條之類名目甚多而呻吟語一編尤爲人所傳誦學者稱新吾先生

崇禎甲申三月朱公之馬殉難宣府遺書

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呻吟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家此心慷慨然朝聞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爲念觀此則知忠莊之服膺先生至矣

余徵元字伯貞南直婺源人沉靜端方而負表微繼絕之志隆慶丁卯領鄉薦萬曆甲戌成進士初授內黃令性至孝聞母寢疾告養馳歸踰卦調楚閩斷事攝篆嘉魚著廉能聲擢令臨城會有殿畝新役不欲

以無故紛擾苦百姓置不報時江陵相方鋤異已者
郟之改霸州學正適丁外艱家居十五載談道繙書
無意再出甲午起武定州學正擢國博轉司徒郎奉
璽書監豫章漕兌罷虛耗四十萬石漕政一新尋督
易州糧儲以清操第一擢拜光祿丞轉少卿不阿中
貴槩破前例中貢憚不敢犯後代者欲踵其行事中
貴羣咻之曰汝能做余少卿耶彼不食光祿魚不飲
光祿水者也旋晉南大理丞兼攝數篆皆舉其職署
南儲急收發省訟牒嚴郵符搜宿蠹所餘廩贖毫釐
存帑每日惟支堂廚錢十數文煮茗消渴而已時南

都謠曰誰言南儲如山積余公十文買水喫遷大鴻
臚改太常卿疏乞骸骨四上乃允詔晉大理寺卿致
仕蓋身都九列而家無擔石年過耄耋而不輟講習
朝野咸宗仰之邑令劉潛嘗造第乞言語之曰明德
爲新民之本寡欲爲清心之要潛歎曰紫陽今復生
也卒年九十一性友愛與弟泰元歡洽無間沒之日
仍孺與弟同塋學者稱大郭先生

徐三重字伯同南直青浦人祖父世有隱德伯同中
萬曆甲戌會試越丁丑廷試二甲授刑部主事時政
尚綜覈獨持平恕匡矯甚多部尚書嚴清知其詳慎

使掌封事每有疑獄必咨度焉是歲暑獻冤滯咸理
及清位冢宰欲用之銓曹而伯同亟以疾請歸念父
老遂致其仕依親以居曲致孝養父卒慟絕而蘇少
故博洽工詩文謝病後一切弃去潛心性命之學以
朱子爲宗操行端潔門庭肅穆坐無雜賓卒年七十
八學者稱鴻洲先生所著有庸齋日記信古餘論屬
景錄采芹錄鴻洲雜著徐氏家則諸編行于世

雒閩源流錄卷十

終